



城市 片断

范
小
青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城市 片断

范小青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片断/范小青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10

ISBN 7-02-003481-0

I. 城… II. 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0857号

责任编辑:赵水金

责任校对:赵水金

责任印制:李博

城市片断

Chengshi Pinduan

范小青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70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125 插页4

2001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02-003481-0 I·2646

定价16.00元



范小青

第一章	夺园	1
第二章	豆粉园	27
第三章	绢扇厂	51
第四章	看图说话：长洲路(一、二)	71
第五章	看图说话：长洲路(三、四、五)	93
第六章	看图说话：长洲路(六)	117
第七章	长洲路	133
第八章	乐园	153
第九章	旌烈坊	171
第十章	小巷	195
第十一章	街头巷尾	211
第十二章	会议记录	225
第十三章	山青水秀楼	237
第十四章	档案 日记 笔记	253
第十五章	搬家	271

第一章

夺 园





茶馆是一个可以唱戏的地方，有一个舞台的，虽然不大，却是一个像模像样的舞台。台前边的挂帘上写着四个字：歌舞升平；后面的帘上也有四个字：普天同庆。用紫红的绒布做的幕布，幕布已经是旧的了，但是仍然有一点喜气洋洋的。台面是木板的，漆成紫红色，已经很淡了，中间的地方铺了一块地毯，让唱戏的人站在那里，如果是唱评弹，就坐在那里。茶馆里有几十张桌子，是那种方的不大的桌子，凳子有靠背，都是木头的，叫硬靠背，不是那种软的折叠椅，桌子和凳子排得比较密，这样可以多坐一些人。茶馆里有点拥挤，喝茶的人一边喝茶一边看戏，他们小声地稍微说几句话，不会影响到



唱戏的人，也有一些人吃点瓜子，但吃瓜子的人不多。茶的热气在茶馆里散发开来，没有人穿梭在里边专门为他们添加茶水，都是他们自己服务的，这样茶馆里显得有些乱，七手八脚的样子，但是唱戏的人照样唱着戏，这是一种比较老的生活的样子；也有人站在茶馆的外边看看，他们是经过这里的，或者是附近的人，他们看了一会就会走开；也有的人一直看下去，但是这样的人比较少，有一个外地来的民工和一个瘦瘦的老人。茶馆是一座老房子，它有自己的名字，叫知音轩。这个名字在匾上写着，不过一般的人不会注意，他们的注意力会被唱戏的声音吸引过去。茶馆的外面有比较宽敞的走道和台阶，有一些人集中在台阶那儿，他们说一些日常的话，他们是一些老人，也会拿出一副扑克牌来打一打的。

一个妇女走过这里，又唱戏了，她说。

每天都唱的，坐在台阶上的老人说。

日子真是好过的，妇女说，吃吃茶，听听戏，她走过去，唱戏的声音从后面追着她。

茶馆的前前后后有一些古老的大树，大树上有些鸟在叫。因为有大树，茶馆这里的空气比较好的，大家都到这里来坐坐，在唱戏的声音中他们说说话，有一个外地人停下来看看，唱戏，他说，这里在唱戏。

这里看戏不用买戏票的，一个老人说。

只要坐下去泡一杯茶，另一个老人说。

噢。

茶有几种等级，价目表是这样写的：

绿茶：2元





碧螺春茶：10 元

红茶：5 元

另有：

咖啡

饮料

这里边的人不一定是演员，一个老人说
谁都可以上去唱戏的，另一个老人说。

噢，外地人说。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瘦瘦小小的，他和一些老乡一起到苏州来打工，住在鹰扬巷的工棚里的。

茶馆门前的牌子写着：到季小玉处报名。季小玉是这里的负责人，她是街道里的一个干部，是一位阿姨。

也有专业演员的，一个老人说。

今天说书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评弹演员，另一个老人说。

知音轩的门上贴着唱戏的规矩，星期二、星期五是专业演员专场演出，其它的日子都是老百姓自己唱唱。

徐凤良，外地人照着牌子念出这个演员的名字，徐



凤良说书的声音正从舞台上传过来。

这王禹偁平常日脚喜欢写写弄弄，吟几句诗词出来，他本来不是我侬苏州人，那么到底是何方人氏呢？巨野。巨野？各位听众觉得蛮陌生，旡没听说过，这也不奇怪，不是各位孤陋寡闻，连我说书先生也要重新啃一啃老脚本……

嘻嘻，站在茶馆外面的外地人笑了一笑。

《夺园》，一个老人说，今朝徐先生说《夺园》，拿手戏。

嘿嘿，外地人说，嘿嘿。

很多人来看的，一个老人说，外国人也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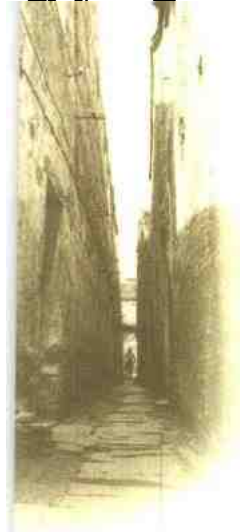


外国人听得懂吗？外地人说。

听得懂的，老人说，他们笑的。

说到东也肚里痛，说到西也肚里





痛，上南落北肚里痛，周围四转肚里痛，男男女女肚里痛，老老少少肚里痛。惟有坐下来听书才勿痛，听白书耳朵才要痛。

这是《义妖传》第14回《散瘟》，说白娘娘帮许仙开药店，为了生意兴隆，散布瘟病，叫大家肚里痛，而说书先生说到这里，放个噱头，说那些立在那里听白书的要肚里痛

不过像知音轩这样的书场，既然落地长窗全部打开的，有人立在走廊听听白书也无所谓的，反倒显得人气旺的样子。

这个巨野呢，原来就是山东呀，闲话说回来，山东也好，巨野也好，反正不是我倪苏州人。话说山东人氏王禹偁用功读书，考了进士，做了翰林学士，又做了一个“知制诰”。这“知制诰”，念起来蛮拗口，曲里弯绕的，算是做什么的呢？原来是一个帮皇帝草拟诏令的官。这个山东人王禹偁王先生，做官做得蛮卖力，过了一段辰光，又升了一级，又做了一个“拾遗”，右边的，叫右拾遗。这右拾遗呢，就是专门对皇帝进行规谏的，叫作谏官。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山东人的缘故，脾气蛮耿，性子蛮直，在朝廷里也敢大胆说话。王先生心想，既然叫我作谏官，我当然是要尽心尽责地谏，有什么就说什么，王先生就批评皇帝了。王先生说，皇帝啊，你虽然是皇帝，但不过你也有做错事体的地方，你也有做坏事体的时候的。比方说，你什么什么是不对的，你哪桩哪桩是有问题的，满朝文武百官都吓煞了，哪里

晓得皇帝他老人家今朝偏生蛮开心，蛮听得进，龙颜开了，笑眯眯，表扬王先生……

季小玉坐在后台的化妆室，准备上台唱戏的人都在这里等待。她们在自己嘴上涂一点口红，在脸上扑一点胭脂，不然在灯光下脸会显得特别黄，很难看的。也有是男的，他们什么也不涂，就这么走到舞台上唱戏的。在这里唱戏没有报酬的，戏装也要自己带来，他们一般都没有戏装，所以唱戏的时候就是便装，也有很少数的人去借了剧团的戏装来唱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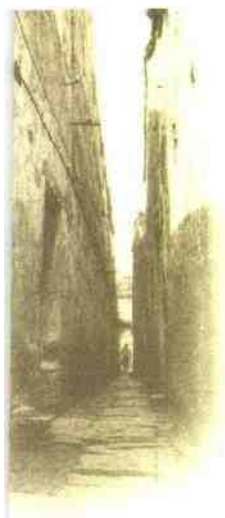


每天演出的时候季小玉很忙的，她要帮唱戏的人泡好茶，嗓子不好的人，她要给他们吃一点胖大海，有的人心里紧张，季小玉就说，不要紧张的，头一次总有点紧张的，

唱几次就会放松了。

不过今天是星期二，是专业演员演出的日子，季小玉就比较空闲了。她听徐先生的书已经听了好多年，但是仍然听不够，所以季小玉搬了一张凳子到前边来，她坐在走廊上，透过打开的长窗能够看到徐先生在台上说书，也能够照顾到外面的一些事情。

季小玉从前也是唱评弹的，她后来倒了嗓子，到街道上做了干部。季小玉仍然是喜欢评弹的，到底是从小学起的，季小玉说，丢不掉的，几十年以前背的词，到今朝仍然记得的。



虽则联姻无聘礼，
未定花烛有批评。
此际果然遵父命，
大家羞涩不堪云，
面面相觑待怎生？
问不出隐情开不出口，
彼此相逢无一声，
岂非白白到园林？

这是长篇弹词《珍珠塔》，丫头采萍说服小姐下楼去看方卿，她父亲也要小姐下楼去问问方卿是否得中功名，小姐下扶梯，怕越礼，怕难为情，欲进又退，进退维谷。采萍又教小姐见了面如何说话，于是小姐就这样唱了。

季小玉的家，在苏州乡下的一个小镇上，那个镇叫黎里，是一个水乡小镇，“境内河道纵横，湖泊星罗棋布”，连它的名字也是水淋淋的。

黎里历史悠久。据《黎里续志》载，黎里应作麋县，因越国范蠡大夫曾居于此，故名。



唐元和年间，黎里已成村落，原村落在今镇西北太浦河岸二盲子桥附近。因村南多黎花，故又名黎花里。

五代十国时，原村落毁于兵燹，居民南移至现镇区。

元时，黎里已形成集镇。

明成弘年间(1465—1505)黎里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人口约四五百人，“百货并集，无异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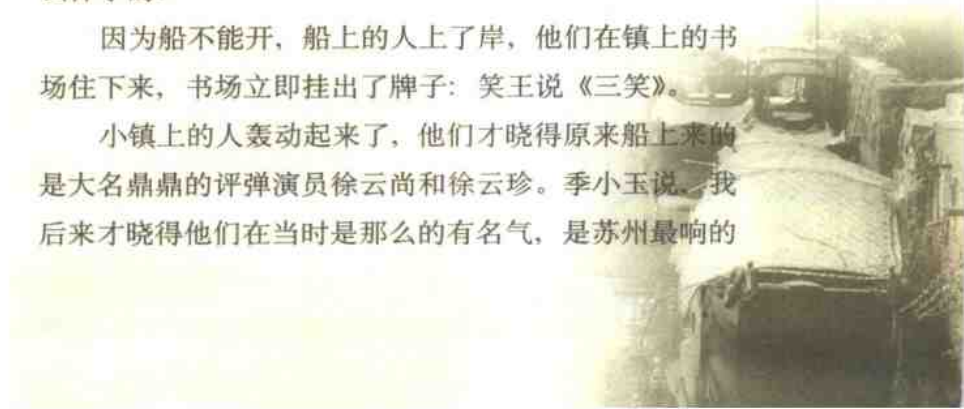
《黎里志》载：本镇东西距三里半，周八百余里，居民稠密，瓦屋鳞次。沿街有廊，不需雨具……上岸多士大夫家，崇尚学术，入夜诵声不绝。镇之东曰东栅，每日黎明，乡人咸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尤为多。舟楫塞港，街道摩肩。其繁华喧盛为一镇之冠。

——摘自《水乡古镇黎里》

季小玉小的时候，出行还不十分方便，多是以船代步的。在她七岁的那一年，有一只船开来了，这只船本来只是经过黎里，但是遇到大风，船停靠在黎里等了三天。后来季小玉说，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如果没有这只船，如果没有这场风，季小玉以后也不晓得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船不能开，船上的人上了岸，他们在镇上的书场住下来，书场立即挂出了牌子：笑王说《三笑》。

小镇上的人轰动起来了，他们才晓得原来船上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评弹演员徐云尚和徐云珍。季小玉说，我后来才晓得他们在当时是那么的有名气，是苏州最响的





响档，在上海滩也是很有名气的。那一天，季小玉坐在自家靠河的小楼上，她跟着母亲和外婆学刺绣，这时候那只船就靠岸了，船上下来一个漂亮的女人，穿着丝绒的旗袍，季小玉的母亲的眼光就盯牢她、再

也放不开了。

季小玉的外婆发现女儿的眼光有些异样，她说，你看见谁了？

季小玉的母亲也不晓得自己看见的是谁，后来徐云珍做了季小玉的师傅，她才晓得她叫徐云珍。

季小玉的外婆也朝河岸边张望了一下，但是徐云珍已经走出了她的视线，她没有看见徐云珍，她看见的是走在后面的徐云尚。



那个是徐先生，外婆说。

你怎么认得徐先生，你怎么认得徐先生？季小玉的母亲仍然向河岸张望着，但是那里只剩下一只船，船家在船头上点火烧行灶，烟升起来了。

外婆笑咪咪的，她没有回答女儿的问题。

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苏州，听过苏州的王周士说书，一听就听迷了，喜欢得不得了了，回北京索性就把王先生带回去了，叫他“御前供奉”。

王周士因为御前弹唱，身份也提高了，名气也响起来了，后来他写了专门讲评弹的书叫《书品·书忌》。

书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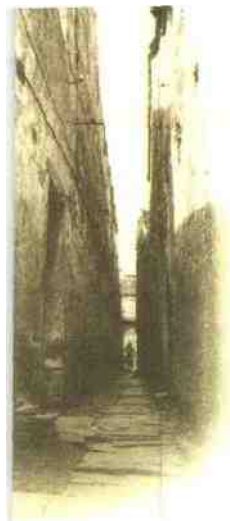
快而不乱 慢而不断 放而不宽 收而不短
冷而不颤 热而不汗 高而不喧 低而不闪
明而不暗 哑而不干 急而不喘 新而不寡
闻而不倦 贫而不谄

书忌：

乐而不欢 哀而不怨 哭而不惨 苦而不酸
接而不贯 板而不换 指而不看 望而不远
评而不判 羞而不敢 学而不愿 束而不展
坐而不安 惜而不拼

大家蜂拥到桂馨书场去了。桂馨书场一直被人家称作“五台山”。五台山，就是五张台子，三个听客，门庭冷落，门可罗雀，有人走过探头看看，就听见叫“倒面汤水”，嫌说书说得不精彩，听客就在下面大叫“倒面汤水”。但是今天竟然有徐云尚徐云珍寻上门来，桂馨书场真是一跤跌在青云里了。





苏州评弹通常由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表演，俗称单档、双档、三个档等。评话以单档演出为主，双档极少。演员一人上台凭借一块醒木、一把折扇就能开讲。弹词最初也是单档演唱，演出所用乐器为三弦。乾隆时王周士，以及后来的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王石泉等都为单档演出的弹词名家。至清末民初书坛才出现了两人合作演出的双档形式……

——摘自《苏州文化手册》

徐云尚和徐云珍本来是到上海去演出的，但是既然老天要他们在小镇上停歇几天，既来之则安之吧，他们也想得开的。徐云尚对徐云珍说，师妹呀，想想我们从前，也都是小镇上出生、后来走出去的人，如今事体做大了，专门跑大码头，乡下小镇难得再去了，我不晓得你思乡不思乡的。徐云珍说，师兄呀，我怎么不思乡呢？我连做梦都看见老屋里的。徐云尚说，是呀，平常也没有机会到乡下走一走，现今机会来了，就不要放弃了。徐云珍表示赞同，她说，再说，风大不能开船，坐等着也是白等，不如摆开场子唱几场再说。两个人想法一致，说做就做，一边差人到上海去报消息，推迟日期，这边呢，就在小镇上挂出牌子开演了。

长篇弹词是苏州评弹的主要演出形式，艺人将书目分成若干回，每天一回，逐日连演。传统书目一般能演几个月，长则一年以上。

——摘自《苏州文化手册》

徐云尚被称到“笑王”，最拿手的就是《三笑》。他们起先只打算在小镇上说几天《三笑》，说到哪天天气好